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八百六十六　集部

東坡全集卷三十四

宋　蘇軾　撰

敘二十五首

南行前集敘

夫昔之為文者非能為之為工乃不能不為之為工也山川之有雲草木之有華實充滿勃鬱而見於外夫雖欲無有其可得耶自少聞家君之論文以為古之聖人有所不能自已而作者故軾與弟轍為文至多而未嘗

敢有作文之意已亥之歲侍行適楚舟中無事博奕飲酒非所以為閨門之歡山川之秀美風俗之朴陋賢人君子之遺跡與凡耳目之所接者雜然有觸於中而發於咏歎蓋家君之作與弟轍之文皆在凡一百篇謂之南行集將以識一時之事為他日之所尋繹且以為得於談笑之間而非勉强所為之文也時十二月八日江陵驛書

送章子平詩敘

觀進士登科録自天聖初訖于嘉祐之末凡四千五百一十有七人其貴且賢以名聞於世者葢不可勝數數其上之三人凡三十有九而不至於公卿者五人而已可謂盛矣詩曰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我仁祖之於士也亦然較之以聲律取之以糊名而異人出焉是何術哉目之所閲手之所歴口之所及其人未有不碩大光明秀傑者也此豈人力乎天相之也天之相人君莫大於以人遺之其在位之三十五年進士葢十舉矣而得

吾子平以為首子平以文章之美經術之富政事之敏守之以正行之以謙此功名富貴之所迫逐而不赦者也雖微舉首其孰能加之然且困躓而不信十年於此矣意者任重道遠必老而後大成歟不然我仁祖之明而天相之遺之人以任其事而豈徒然哉熈寧三年冬子平自右司諫直集賢院出牧鄭州士大夫知其將用也十月丁未會于觀音之佛舍相與賦詩以餞之余於子平為同年友衆以為宜為此文也故不得辭

牡丹記敘

熙寧五年三月二十三日余從太守沈公觀花於吉祥寺僧守璘之圃圃中花千本其品以百數酒酣樂作州人大集金盤綵籃以獻于坐者五十有三人飲酒樂甚素不飲者皆醉自輿臺皂隸皆插花以從觀者數萬人明日公出所集牡丹記十卷以示客凡牡丹之見於傳記與栽植接養剥治之方古今詠歌詩賦下至怪奇小說皆在余既觀花之極盛與州人共遊之樂又得觀此

書之精究博備以為三者皆可紀而公又求余文以冠于篇蓋此花見重於世三百餘年窮妖極麗以擅天下之觀美而近歲尤復變態百出務為新竒以追逐時好者不可勝紀此草木之智巧便佞者也今公自耆老重德而余又愚惷迂闊舉世莫與為比則其於此書無乃皆非其人乎然鹿門子常怪宋廣平之為人意其鐵心石腸而為梅花賦則清便艷發得南朝徐庾體今以余觀之凡託於椎陋以眩世者又豈足信哉余雖非其人

强為公紀之公家書二萬卷博覽强記遇事成書非獨牡丹也

送杭州進士詩敘

右登彼公堂四章章四句太守陳公之詞也蘇子曰士之求仕也志於得也仕而不志於得者偽也苟志於得而不以其道視時上下而變其學曰吾期得而已矣則凡可以得者無不為也而可乎昔者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孔子善之曰招虞人以皮冠夫旌與皮冠於

義未有損益也然且不可而況使之棄其所學而學非其道歟熈寧五年錢塘之士貢於禮部者九人十月乙酉燕于中和堂公作是詩以勉之曰流而不返者水也不以時遷者松栢也言水而及松栢於其動者欲其難進也萬世不移者山也時飛時止者鴻鴈也言山而及鴻鴈於其靜者欲其及時也公之於士也可謂周矣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二三子何以報公乎

邵茂誠詩集敘

貴賤壽夭天也賢者必貴仁者必壽人之所欲也人之所欲適與天相值實難譬如匠慶之山而得成虡豈可常也哉因其適相值而責之以常然此人之所以多怨而不通也至於文人其窮也固宜勞心以耗神盛氣以忤物未老而衰病無惡而得罪鮮不以文者天人之相值既難而人又自賊如此雖欲不困得乎茂誠諱迎姓邵氏與余同年登進士第十有五年而見之於吳興孫莘老之座上出其詩數百篇余讀之彌月不厭其文清

和妙麗如晉宋間人而詩尤可愛咀嚼有味雜以江左唐人之風其為人篤學强記恭儉孝友而貫穿法律敏於吏事其狀若不勝衣語言氣息僅屬余固哀其任衆難以瘁其身且疑其將病也踰年而茂誠卒又明年余過高郵則其喪在焉入哭之敗幃瓦燈塵埃蕭然為之出涕太息夫原憲之貧顔回之短命揚雄之無子馮衍之不遇皇甫士安之篤疾彼遇其一而人哀之至今而茂誠兼之豈非命也哉余是以録其文哀而不怨亦茂

誠之意也

錢塘勤上人詩集敘

昔翟公罷廷尉賓客無一人至者其後復用賓客欲往翟公大書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世以為口實然余嘗薄其為人以為客則陋矣而公之所以待客者獨不為小哉故太子少師歐陽公好士為天下第一士有一言中於道不遠千里而求之甚於士之求公以故盡致天下豪俊

自庸衆人以顯於世者固多矣然士之負公者亦時有蓋嘗慨然太息以人之難知為好士者之戒意公之於士自是少倦而其退老於潁水之上余往見之則猶論士之賢者唯恐其不聞於世也至於負已者則曰是罪在我非其過翟公之客負之於死生貴賤之間而公之士叛公於瞬息俄頃之際翟公罪客而公罪已與士益厚賢於古人遠矣公不喜佛老其徒有治詩書學仁義之說者必引而進之佛者惠勤從公遊三十餘年公常

稱之為聰明才智有學問者尤長於詩公薨於汝陰余哭之於其室其後見之語及於公未嘗不涕泣也勤固無求於世而公又非有德於勤者其所以涕泣不忘豈為利也哉余然後益知勤之賢使其得列於士大夫之間而從事於功名其不負公也審矣熈寧七年余自錢塘將赴高密勤出其詩若干篇求余文以傳於世余以為詩非待文而傳者也若其為人之大略則非斯文莫之傳也

晁君成詩集敘

達賢者有後張湯是也張湯宜無後者也無其實而竊其名者無後揚雄是也揚雄宜有後者也達賢者有後吾是以知蔽賢者之無後也無其實而竊其名者無後吾是以知有其實而辭其名者之有後也賢者民之所以生也而蔽之是絶民也名者古今之達尊也重於富貴而竊之是欺天也絶民欺天其無後不亦宜乎故曰達賢者與有其實而辭其名者皆有後吾常誦之云爾

乃者官於杭杭之新城令晁君君成諱端友者君子人也吾與之游三年知其為君子而不知其能文與詩而君亦未嘗有一語及此者其後君既歿於京師其子補之出君之詩三百六十篇讀之而驚曰嗟夫詩之指雖微然其美惡高下猶有可以言傳而指見者至於人之賢不肖其深遠茫昧難知蓋甚於詩今吾尚不能知君之能詩則其所謂知君之為君子者果能盡知之乎君以進士得官所至民安樂之惟恐其去然未嘗以一言

求於人凡從仕二十有三年而後改官以没由此觀之非獨吾不知舉世莫之知也君之詩清厚靜深如其為人而每篇輒出新意奇語宜為人所共愛其勢非君深自覆匿人必知之而其子補之於文無所不能博辯儁偉絶人遠甚將必顯於世吾是以益知有其實而辟其名者之必有後也昔李郃為漢中候吏和帝遣二使者微服入蜀館於郃郃以星知之後三年使者為漢中守而郃猶為候吏人莫知之者其博學隱德之報在其子

固詩曰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凫繹先生詩集敘

孔子曰吾猶及史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史之不闕文與馬之不借人也豈有損益於世也哉然且識之以為世之君子長者日以遠矣後生不復見其流風遺俗是以日趨於智巧便佞而莫之止是二者雖不足以損益而君子長者之澤在焉則孔子識之而況其足以損益於世者乎昔吾先君適京師與卿士大夫

遊歸以語軾曰自今以往文章其日工而道將散矣士慕遠而忽近貴華而賤實吾已見其兆矣以魯人凫繹先生之詩文十餘篇示軾曰小子識之後數十年天下無復為斯文者也先生之詩文皆有為而作精悍確苦言必中當世之過鑿鑿乎如五穀必可以療飢斷斷乎如藥石必可以伐病其遊談以為高枝詞以為觀美者先生無一言焉其後二十餘年先君既沒而其言存士之為文者莫不超然出於形器之表微言高論既已鄙

陋漢唐而其反復論難正言不諱如先生之文者世莫之貴矣軾是以悲於孔子之言而懷先君之遺訓益求先生之文而得之於其子復乃録而藏之先生諱太初字醇之姓顏氏先師兗公之四十七世孫云

徐州鹿鳴燕賦詩敘

余聞之德行興賢太高而不可考射御選士已卑而不足行永惟三代以來莫如吾宋之盛始於鄉舉率用韋平之一經終於廷策庶幾鼂董之三道眷此房心之野

實惟孝秀之淵元豐元年三郡之士皆舉於徐九月辛丑晦會于黄樓修舊事也庭實旅百貢先前列之鼀工歌拜三義取食野之鹿是日也天高氣清水落石出仰觀四山之晻曖俯聽二洪之怒號眷焉顧之有足樂者於是講廢禮放鄭聲部刺史勸駕鄉先生在位群賢畢集逸民來會以謂古者於旅也語而君子會友以文爰賦筆札以侑樽俎載色載笑有同於泮水一觴一詠無愧於山陰真禮義之遺風而太平之盛節也大夫庶士

不鄙謂余屬爲斯文以舉是禮余於嘉祐之末以進士入官偶儷之文疇昔所事揚雄雖悔於少作鍾儀敢廢於南音貽諸故人必不我誚也

王定國詩集敘

太史公論詩以爲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以余觀之是特識變風變雅耳烏覩詩之正乎昔先王之澤衰然後變風發乎情雖衰而未竭是以猶止於禮義以爲賢於無所止者而已若夫發於情止於忠孝者

其詩豈可同日而語哉古今詩人衆矣而杜子美為首
豈非以其流落饑寒終身不用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歟
今定國以余故得罪貶海上三年一子死貶所一子死
于家定國亦病幾死余意其怨我甚不敢以書相聞而
定國歸至江西以其嶺外所作詩數百首寄余皆清平
豐融藹然有治世之音其言與志得道行者無異幽憂
憤歎之作蓋亦有之矣特恐死嶺外而天子之恩不及
報以忝其父祖耳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定國且不我

怨而肯怨天乎余然後廢卷而歎自恨其人之淺也又念昔者定國過余於彭城留十日往返作詩幾百餘篇余苦其多畏其敏而服其工也一日定國與顔復長道游泗水登桓山吹笛飲酒乘月而歸余亦置酒黄樓上以待之曰李太白死世無此樂三百年矣今余老不復作詩又以病止酒閉門不出門外數步即大江經月不至江上眊眊焉真一老農夫也而定國詩益工飲酒不衰所至窮山水之勝不以厄窮衰老改其度今而後余

之所畏服於定國者不獨其詩也

聖散子敘

昔嘗覽千金方三建散云風冷痰飲癥癖㾮瘧無所不治而孫思邈特為著論以謂此方用藥節度不近人情至於救急其驗特異乃知神物效靈不拘常制至理開惑智不能知今僕所蓄聖散子殆此類耶自古論病惟傷寒最為危急其表裏虛實日數證候應汗應下之類差之毫釐輒至不救而用聖散子者一切不問凡陰陽

二毒男女相易狀至危急者連飲數劑即汗出氣通飲食稍進神宇完復更不用諸藥連服取差其餘輕者心額微汗止爾無恙藥性微熱而陽毒發狂之類服之即覺清涼此殆不可以常理詰也若時疫流行平旦於大釜中煮之不問老少良賤各服一大盞即時氣不入其門平居無疾能空腹一服則飲食倍常百疾不生真濟世之具衛家之寶也其方不知所從出得之於眉山人巢君穀穀多學好方秘惜此方不傳其子余苦求得之

謫居黄州比年時疫合此藥散之所活不可勝數巢初授余約不傳人指江水為盟余竊隘之乃以傳蘄水人龎君安時安時以善醫聞於世又善著書欲以傳後故以授之亦使巢君之名與此方同不朽也

田表聖奏議敘

故諫議大夫贈司徒田公表聖奏議十篇嗚呼田公古之遺直也其盡言不諱蓋自敵以下受之有不能堪者而況於人主乎吾是以知二宗之聖也自太平興國以

來至于咸平可謂天下大治千載一時矣而田公之言常若有不測之憂近在朝夕者何哉古之君子必憂治世而危明主明主有絶人之資而治世無可畏之防夫有絶人之資必輕其臣無可畏之防必易其民此君子之所甚懼也方漢文時刑措不用兵革不試而賈誼之言曰天下有可長太息者有可流涕者有可痛哭者後世不以是少漢文亦不以是甚賈誼由此觀之君子之遇治世而事明主法當如是也誼雖不遇而其所言略

已施行不幸早世功烈不著於時然誼嘗建言使諸侯王子孫各以次受分地文帝未及用歴孝景至武帝而主父偃舉行之漢室以安今公之言十未用五六也安知來世不有若偃者舉而行之歟願廣其書於世必有與公合者此亦忠臣孝子之志也

樂全先生文集敘

孔北海志大而論高功烈不見于世然英偉豪傑之氣自為一時所宗其論盛孝章郗鴻豫書慨然有烈丈夫

之風諸葛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開物成務之姿綜練名實之意自見於言語至出師表簡而盡直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說命相表裏非秦漢以來以事君為悅者所能至也常恨二人之文不見其全今吾樂全先生張公安道其庶幾乎嗚呼士不以天下之重自任久矣言語非不工也政事文學非不敏且博也然至於臨大事鮮不忘其故失其守者其器小也公為布衣則頎然已有公輔之望自少出仕至老而歸未嘗以言徇物以

色假人雖對人主必同而後言毀譽不動得喪若一真孔子所謂大臣以道事君者世遠道散雖志士仁人或少貶以求用公獨以邁往之氣行正大之言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上不求合於人主故雖貴而不用用而不盡下不求合於士大夫故悅公者寡不悅者衆然至言天下偉人則必以公為首公盡性知命體乎自然而行乎不得已非蘄以文字名世者也然自慶歴以來訖元豐四十餘年所與人主論天下事見于章疏者多矣或

用或不用而皆本於禮義合於人情是非有考於前而成敗有驗於後及其他詩文皆清遠雄麗讀者可以想見其為人信乎其有似於孔北海諸葛孔明也軾年二十以諸生見公成都公一見待以國士今三十餘年所以開發成就之者至矣而軾終無所效尺寸於公者獨求其文集手校而家藏之且論其大略以待後世之君子昔曾魯公嘗為軾言公在人主前論大事他人終日反覆不能盡者公必數言而決粲然成文皆可書而誦

也言雖不盡用然慶歷以來名臣為人主所敬莫如公者公今年八十一杜門却埽終日危坐將與造物者游於無何有之鄉言且不可得聞而况其文乎凡為文若干卷若干首

范文正公文集敘

慶歷三年軾始總角入鄉校士有自京師來者以魯人石守道所作慶歷聖德詩示鄉先生軾從旁竊觀則能誦習其詞問先生以所頌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

子何用知之軾曰此天人也耶則不敢知若亦人耳何為其不可先生竒軾言盡以告之且曰韓范富歐陽此四人者人傑也時雖未盡了則已私識之矣嘉祐二年始舉進士至京師則范公殁既葬而墓碑出讀之至流涕曰吾得其為人蓋十有五年而不一見其面豈非命也歟是歲登第始見知于歐陽公因公以識韓富皆以國士待軾曰恨子不識范文正公其後三年過許始識公之仲子今丞相堯夫又六年始見其叔彛叟京師又

十一年遂與其季德孺同僚于徐皆一見如舊且以公遺藳見屬為敘又十三年乃克為之嗚呼公之功德蓋不待文而顯其文亦不待敘而傳然不敢辭者自以八歲知敬愛公今四十七年矣彼三傑者皆得從之遊而公獨不識以為平生之恨若獲挂名其文字中以自托於門下士之末豈非疇昔之願也哉古之君子如伊尹太公管仲樂毅之流其王霸之略皆定於畎畝中非仕而後學者也淮陰侯見高帝於漢中論劉項短長畫取

三秦如指諸掌及佐帝定天下漢中之言無一不酬者諸葛孔明卧草廬中與先主策曹操孫權規取劉璋因蜀之資以爭天下終身不易其言此豈口傳耳受嘗試爲之而僥倖其或成者哉公在天聖中居太夫人憂則已有憂天下致太平之意故爲萬言書以遺宰相天下傳誦至用爲將櫂爲執政考其平生所爲無出此書者今其集二十卷爲詩賦二百六十八爲文一百六十五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弟葢如饑渴之於飲食欲須臾

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熱如水之濕蓋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雖弄翰戲語卒然而作必歸於此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非有言也德之發於口者也又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非能戰也德之見於怒者也元祐四年四月十一日

六一居士集敘

夫言有大而非夸達者信之衆人疑焉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孟子曰禹抑洪水

孔子作春秋而孟子距楊墨蓋以是配禹也文章之得喪何與於天而禹之功與天地並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已夸乎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言行而楊墨之道廢天下以為是固然而不知其功孟子既沒有申商韓非之學違道而趣利殘民以厚主其說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上之人僥倖一切之功靡然從之而世無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權其禍福之輕重以救其惑故其學遂行秦以是喪天下陵夷至於

勝廣劉項之禍死者十八九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至此也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復有一孟子則申韓為空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楊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減於申韓哉由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太史公曰蓋公言黄老賈誼晁錯明申韓錯不足道也而誼亦為之余以是知邪說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況衆人乎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

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之不說者譁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

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犯顏納諫為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為多嗚呼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歐陽子沒十有餘年士始為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真識者憂之賴天子明聖詔修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然後風俗一變考論師友淵源所自復知誦習歐陽子之書予得其詩文七百六十六篇於其子棐乃次而論之曰歐

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余言也天下之言也歐陽子諱脩字永叔既老自謂六一居士云

八境圖後序

南康江水歲歲壞城孔君宗翰為守始作石城至今賴之某為膠西守孔君實見代臨行出八境圖求文與詩以遺南康人使刻諸石其後十七年某南遷過郡得遍覽所謂八境者則前詩未能道其萬一也南康士大夫

相與請於某曰詩文昔嘗刻石或持以去今亡矣願復書而刻之時孔君既沒不忍違其請紹聖元年八月十九日

聖散子後序

聖散子主疾功効非一去年春杭之民病得此藥全活者不可勝數所用皆中下品藥略計每千錢即得千服所濟已及千人由此積之其利甚博凡人欲施惠而力能自辦者猶有所止若合衆力則人有善利其行可久

今募信士就楞嚴院修製自立春後起施直至來年春夏之交有入名者徑以施送本院昔薄拘羅尊者以訶梨勒施一病比丘故獲報身身常無衆疾施無多寡隨力助緣疾病必相扶持功德豈有限量仁者惻隱當崇善因吳郡陸廣秀才施此方并藥得之於智藏主禪月大師寶澤乃鄉僧也其陸廣見在京施方并藥在麥麴巷居住

送人序

士之不能自成其患在於俗學俗學之患枉人之材窒人之耳目誦其師傳造字之語從俗之文才數萬言其為士之業盡此矣夫學以明禮文以述志思以通其學氣以達其文古之人道其聰明廣其聞見所以學也正志完氣所以言也王氏之學正如脫槧案其形模而出之不待修飾而成器耳求為桓璧彝器其可乎

送水丘秀才序

水丘仙夫治六經百家說為歌詩與揚州豪傑交游頭

骨磽然有古丈夫風其出詞吐氣亦往往驚世俗予知其必有用也仙夫其自惜哉今之讀書取官者皆屈折拳曲以合規繩曾不得自伸其喙仙夫恥不得為將歷瑯琊之會稽浮沅湘遡瞿塘登高以望遠摇槳以泳深以自適其適也過予而語行予謂古之君子有絕俗而高有擇地而泰者顧其心常足而已坐於廟堂君臣賡歌與夫據槁梧擊朽枝而聲犁然不知其心之樂奚以異也其在窮也能知合其在通也能知用予以是卜仙

夫之還也仙夫勉矣哉若夫習而不試往即而獨後則仙夫之展可以南矣

獵會詩序

雷勝隴西人以勇敢應募得官為京東第二將武力絕人騎射敏妙按閱於徐徐人欲觀其能為小獵城西又有殿直鄭亮借職繆進者皆騎而從弓矢刀槊無不精習而駐泊黄宗閔舉止如諸生戎裝輕騎出馳絕衆客皆驚笑樂甚是日小雨甫晴土潤風和觀者數千人曹

子桓云建安十年始定兾州濊貊貢良弓燕代獻名馬時歳之春勾芒司節和風扇物弓燥手柔草茂獸肥與兄子丹獵於鄴西手獲獐鹿九狐兎三十馳騁之樂邊人武吏日以為常如曹氏父子横槊賦詩以傳於世乃可喜耳衆客既各自寫其詩因書其末以為異日一笑

講田友直字序

韓城田益字遷之黄庭堅以謂不足以配名更之曰友直予曰益者三友何獨取諸此某曰夫直者剛者之長

也千夫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誠得直士與居彼不貸吾子之過切磋琢磨成子金玉使子日知不足雖然取直友猶有四物有直而修於直者有直而陷於曲者有曲而盜名直者有曲而遂其直者邦有道無道如矢此直而修於直者也其父攘羊而子證之此直而陷於曲者也或乞醯焉乞諸其鄰此曲而盜名直者也子為父隱此曲而遂其直者也其二端可願其二端不可願為吾子擇益友也嘗以是觀之

送張道士序

古者贈人以言彼雖不吾乞猶將發藥也蓋未有不吾乞而亦有待發藥者以吾友之賢茲又奚乞雖然我反乞之曰與吾友心肺之識幾三年矣非同頃暫也今乃別去遂默默而已乎抑不足教乎豈無事於教乎將周旋終始籠絡蓋遮有所惜乎嗟僕之才陋甚也而吾友每過愛豈信然乎止於此可乎抑容有未至當勉乎自念明於處己暗於接物其不可至死以不喜故譏罵隨

之抑足恤乎將從從然與之合乎身且老矣家且窮矣與物日忤而取途且遠矣將明滅如草上之螢乎浮沉如水中之魚乎陶者能圓而不能方矢者能直而不能曲將為陶乎將為矢乎山有蕨薇可羮也野有麋鹿可脯也一絲可衣也一瓦可居也詩書可樂也父子兄弟妻孥可游衍也將謝世路而適吾所自適乎柳富貴聲名以偷夢幻之快乎行乎止乎遲乎速乎吾友其可教也默默而已非所以望吾友也

江子靜字序

友人江君以其名存之求字於予予字之曰子靜夫人之動以靜為主神以靜舍心以靜充志以靜寧慮以靜明其靜有道得已則靜逐物則動以一人之身晝夜之氣呼吸出入未嘗異也然而或存或亡者是其動靜殊也後之學者始學也既累於仕其仕也又累於進得之則樂失之則憂是憂樂係於進矣平旦而起日與事交合我則喜忤我則怒是喜怒係於事矣耳悅五聲目悅

五色口悅五味鼻悅芬臭是愛欲係於物矣以䀀然之身而所係如此行流轉徙日遷月化則平日之所養尚能存耶喪其所存尚安明其已之是非與夫在物之真偽哉故君子學以辨道道以求性正則靜靜則定定則虛虛則明物之來也吾無所增物之去也吾無所虧豈復為之欣喜愛惡而累其真歟君齒少才鋭學以待仕方且出而應物所謂靜以存性不可不念也能得吾性不失其在已則何往而不適哉

送錢塘僧思聰歸孤山敘

天以一生水地以六成之一六合而水可見雖有神禹不能知其孰為一孰為六也子思子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誠明合而道可見雖有黄帝孔丘不能知其孰為誠孰為明也佛者曰戒生定定生慧慧獨不生定乎伶玄有言慧則通通則流是烏知真慧哉醉而狂醒而止慧之生定通之不流也審矣故夫有目而自行則褰裳疾走常得大道無目而

隨人則車輪曳踵常仆抗穽慧之生定速於定之生慧
也錢唐僧思聰七歲善彈琴十二捨琴而學書書既工
十五捨書而學詩詩有奇語雲煙葱朧珠璣的皪識者
以為畫師之流聰又不已遂讀華嚴諸經入法界海慧
今年二十有九老師宿儒皆敬愛之秦少游取楞嚴文
殊語字之曰聞復使聰日進不止自聞思修以至于道
則華嚴法界海慧盡為蘧廬而況書詩與琴乎雖然古
之學道無自虛空入者輪扁斲輪傴僂承蜩苟可以發

其巧智物無陋者聰若得道琴與書皆與有力詩其尤也聰能如水鏡以一含萬則書與詩當益奇吾將觀焉以為聰得道淺深之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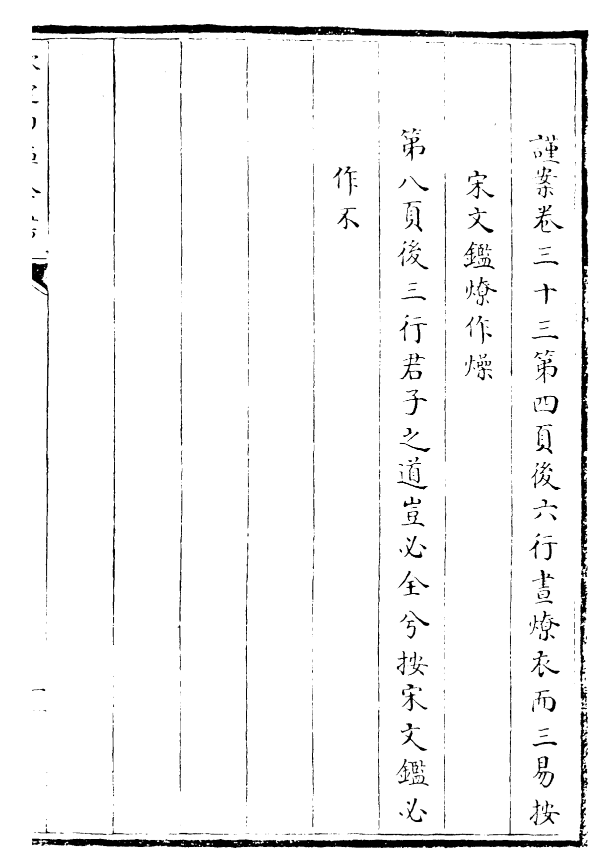
觀宋復古畫序

舊聞房琯開元中嘗宰盧氏與道士邢和璞出游過夏口村入廢佛寺坐古松下和璞使人鑿地得甕中所藏婁師德與永禪師書笑謂琯曰頗憶此耶琯因悵然悟前生之為永禪師也故人柳子玉寶此畫曰是唐本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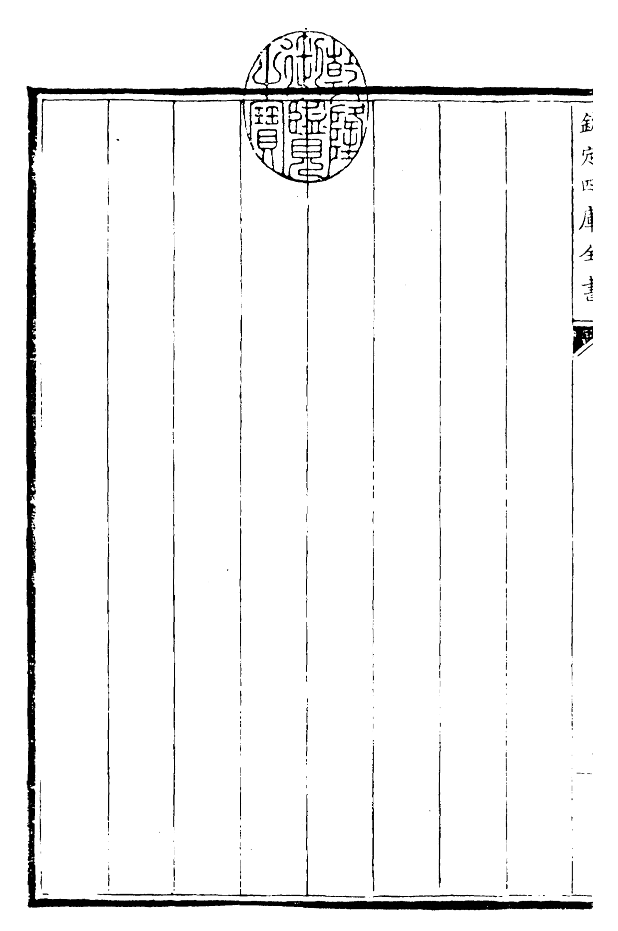
復古所臨者元祐六年三月十九日余自杭還朝宿吳松江夢長老仲殊挾琴過余彈之有異聲熟視琴頗損而有十三弦余嘆息不已殊曰雖損尚可修曰奈十三絃何殊不答誦詩曰度數形名豈偶然破琴今有十三絃此生若遇邢和璞方信秦箏是響泉余夢中了然識其所謂既覺而忘之明日晝卧復夢殊來理前言再誦其詩方驚覺而殊適至意其非夢也問之殊蓋不知是歲六月見子玉之子子文于京師求得其畫乃作詩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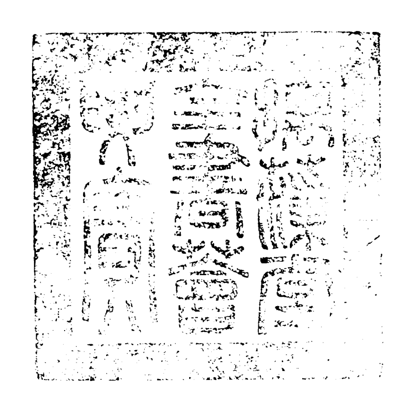
書所夢其上子王名瑾善作詩及行草書復古名迪畫山水草木蓋妙絶一時仲殊本書生棄家學佛通脱無所著皆奇士也詩曰破琴雖未修中有琴意足誰云十三絃音節如佩玉新絃雖高張絲聲不附木宛然七絃筝動與世好逐陋矣房次律因循墮流俗懸心董庭蘭不識無絃曲

東坡全集卷三十四



謹案卷三十三第四頁後六行晝燎衣而三易按
宋文鑑燎作爍
第八頁後三行君子之道豈必全兮按宋文鑑必
作不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文樞

謄録監生臣朱麟粹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東坡全集卷三十五 三十六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東坡全集卷三十五

宋　蘇軾　撰

記十三首

清風閣記

大師應符居成都玉谿上為閣曰清風以書來求文為記五返而益勤余不能已戲為浮屠語以問之曰符而所謂身者汝之所寄也而所謂閣者汝之所以寄所寄也身與閣汝不得有而名烏乎施名將無所施而

安用記乎雖然吾為汝放心遺形而强言之汝亦放心遺形而强聽之木生於山水流於淵山與淵且不得有而人以為巳有不亦惑歟天地之相磨虚空與有物之相推而風於是焉生執之而不可得也逐之而不可及也汝為居室而以名之吾又為汝記之不亦大惑歟雖然世之所謂巳有而不惑者其與是奚辨若是而可以為有邪則雖汝之有是風可也雖為居室而以名之吾又為汝記之可也非惑也風起於蒼茫之間彷徨乎山

澤激越乎城郭道路虛徐演漾以汎汝之軒窗欄楯幔帷而不去也汝隱几而觀之其亦有得乎力生於所激而不自為力故不勞形生於所遇而不自為形故不窮嘗試以是觀之

喜雨亭記

亭以雨名志喜也古者有喜則以名物示不忘也周公得禾以名其書漢武得鼎以名其年叔孫勝狄以名其子其喜之大小不齊其示不忘一也余至扶風之明年

始治官舍為亭於堂之北而鑿池其南引流種樹以為休息之所是歲之春雨麥於岐山之陽其占為有年既而彌月不雨民方以為憂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為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官吏相與慶於庭商賈相與歌於市農夫相與抃於野憂者以樂病者以愈而吾亭適成於是舉酒於亭上以屬客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則無麥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則無禾無麥無禾歲且荐饑獄訟繁興而盜賊滋

熾則吾與二三子雖欲優游以樂於此亭其可得耶今天不遺斯民始旱而賜之以雨使吾與二三子得相與優游而樂於此亭者皆雨之賜也其又可忘耶既以名亭又從而歌之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為襦使天而雨玉饑者不得以為粟一雨三日繄誰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歸之天子天子曰不然歸之造物造物不自以為功歸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

鳳鳴驛記

始余丙申歲舉進士過扶風求舍於館人既入不可居而出次於逆旅其後六年為府從事至數日謁客於館視客之所居與其凡所資用如官府如廟觀如數世富人之宅四方之至者如歸其家皆樂而忘去將去既駕雖馬亦顧其阜而嘶余名館吏而問焉吏曰今太守宋公之所新也自辛丑八月而公始至既至逾月而興功五十有五日而成用夫三萬六千木以根計竹以竿計

瓦甓坯釘各以枚計稭以石計者二十一萬四千七百二十有八而民未始有知者余聞而心善之其明年縣令胡允文具石請書其事余以為有足書者乃書曰古之君子不擇居而安安則樂樂則喜從事使人而皆喜從事則天下何足治歟後之君子常有所不屑則躁否則惰躁則妄惰則廢既妄且廢則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常出於此而不足怪令夫宋公計其所歷而累其勤使無齟齬於世則令且何為矣而猶為此官哉然而未嘗

有不屑之心其治扶風也視其戹䠥者而安植之求其蒙茸者而疏理之非特傳舍而已事復有小於傳舍者公未嘗不盡心也嘗食芻豢者難於食菜嘗衣錦者難於衣布嘗為其大者不屑為其小此天下之通患也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所貴乎豈弟者豈非以其不擇居而安安而樂樂而喜從事歟夫修傳舍誠無足書者以傳舍之修而見公之不擇居而安安而樂樂而喜從事者則是真足書也

凌虛臺記

臺因於南山之下宜若起居飲食與山接也四方之山莫高於終南而都邑之麗山者莫近於扶風以至近求最高其勢必得而太守之居未嘗知有山焉雖非事之所以損益而物理有不當然者此凌虛之所為築也方其未築也太守陳公杖屨逍遥於其下見山之出於林木之上者纍纍如人之旅行於墻外而見其髻也曰是必有異使工鑿其前為方池以其土築臺高出於屋之簷

而止然後人之至於其上者怳然不知臺之高而以為山之踊躍奮迅而出也公曰是宜名凌虛以告其從事蘇軾而求文以為記軾復於公曰物之廢興成毁不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翳狐虺之所竄伏方是時豈知有凌虛臺耶廢興成毁相尋於無窮則臺之復為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嘗試與公登臺而望其東則秦穆之祈年槖泉也其南則漢武之長楊五柞而其北則隋之仁壽唐之九成也計其一時之盛宏傑

詭麗堅固而不可動者豈特百倍於臺而已哉然而數世之後欲求其髣髴而破瓦頹垣無復存者既已化為禾黍荊棘丘墟隴畝矣而況於此臺歟夫臺猶不足恃以長久而況於人事之得喪忽往而忽來者歟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則過矣蓋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臺之存亡也既已言於公退而為之記

中和勝相院記

佛之道難成言之使人悲酸愁苦其始學之皆入山林

踐荆棘虵虺袒裸雪霜或刲割屠膾燔燒烹煮以肉飼虎豹烏烏蚑蚋無所不至茹苦含辛更百千萬億年而後成其不能此者猶棄絶骨肉衣麻布食草木之實晝日力作以給薪水糞除暮夜持膏火薰香事其師如生務苦瘠其身自身口意莫不有禁其畧十其詳無數終身念之寢食見之如是僅可以稱沙門比丘雖名為不耕而食然其勞苦畢辱則過於農工遠矣計其利害非僥倖小民之所樂今何其棄家毀服壞毛髪者之多也

意亦有所便歟寒耕暑耘官又名而役作之凡民之所患苦者我皆免焉吾師之所謂戒者為愚夫未達者設也若我何用是為剟其患專取其利不如是而已又愛其名治其荒唐之說攝衣升坐問答自若謂之長老吾甞究其語矣大抵務為不可知設械以應敵匿形以備敗窘則推墮滉漾中不可捕捉如是而已矣吾游四方見輒反覆折困之度其所從遁而逆閉其塗往往面頸發赤然業已為是道勢不得以惡聲相反則笑曰是外

道魔人也吾之於僧慢侮不信如此今寳月大師惟簡乃以其所居院之本末求吾文為記豈不謬哉然吾昔者始遊成都見文雅大師惟度器宇落落可愛渾厚人也能言唐末五代事傳記所不載者因是與之遊甚熟惟簡則其同門友也其為人精敏過人事佛齊衆謹嚴如官府二僧皆吾之所愛而此院又有唐僖宗皇帝像及其從官文武七十五人其奔走失國與其所以將亡而不遂滅者既足以感慨太息而畫又皆精妙冠世有

足稱者故强為記之始居此者京兆人廣寂大師希讓傳六世至度與簡簡姓蘇氏眉山人吾遠宗子也今主是院而度亡矣

四菩薩閣記

始吾先君於物無所好燕居如齋言笑有時顧嘗嗜畫弟子門人無以悅之則爭致其所嗜庶幾一解其顔故雖為布衣而致畫與公卿等長安有故藏經龕唐明皇帝所建其門四達八版皆吳道子畫陽為菩薩陰為天

王凡十有六軀廣明之亂為賊所焚有僧忘其名於兵火中拔其四版以逃既重不可負又迫於賊恐不能全遂竅其兩版以受荷西奔於岐而寄死於烏牙之僧舍板留於是百八十年矣客有以錢十萬得之以示軾者軾歸其直而取之以獻諸先君先君之所嗜百有餘品一旦以是四板為甲治平四年先君没於京師軾自汴入淮泝于江載是四版以歸既免喪所嘗與往來浮屠人惟簡誦其師之言教軾為先君捨施必所甚愛與所

不忍捨者軾用其説思先君之所甚愛軾之所不忍捨者莫若是版故遂以與之且告之曰此明皇帝之所不能守而焚於賊者也而况於余乎余視天下之蓄此者多矣有能及三世者乎其始求之若不及既得惟恐失之而其子孫不以易衣食者鮮矣余惟自度不能長守此也是以與子子將何以守之簡曰吾以身守之吾眼可霍吾足可斮吾畫不可奪若是足以守之歟軾曰未也足以終子之世而已簡曰又盟於佛而以鬼守之凡

取是者與凡以是予人者其罪如律若是足以守之歟軾曰未也世有無佛而蔑鬼者然則何以守之曰軾之以是予子者凡以為先君捨也天下豈有無父之人歟其誰忍取之若其聞是而不悛不惟一觀而已將必取之然後為快則其人之賢愚與廣明之焚此者一也全其子孫難矣而況能久有此乎且夫不可取者存乎子取不取者存乎人子勉之矣為子之不可取者而已又何知焉既以予簡簡以錢百萬度為大閣以藏之且晝

先君像其上軾助錢二十之一期以明年冬閣成熙寧元年十月二十六日記

墨君堂記

凡人相與號呼者貴之則曰公賢之則曰君自其下則爾汝之雖公卿之貴天下貌畏而心不服則進而君公退而爾汝者多矣獨王子猷謂竹君天下從而君之無異辭今與可又能以墨象君之形容作堂以居君而屬余為文以頌君德則與可之於君信厚矣與可之為人

也端静而文明哲而忠士之脩潔博習朝夕磨治洗濯以求交於與可者非一人也而獨厚君如此君又踈簡抗勁無聲色臭味可以娛悦人之耳目鼻口則與可之厚君也其必有以賢君矣世之能寒燠人者其氣燄亦未至若雪霜風雨之切於肌膚也而士鮮不以為欣戚喪其所守自植物而言之四時之變亦大矣而君獨不顧雖微與可天下其孰不賢之然與可獨能得君之深而知君之所以賢雍容談笑揮灑奮迅而盡君之德稚

壯枯老之容披折偃仰之勢風雪凌厲以觀其操崖石犖确以致其節得志遂茂而不驕不得志瘁瘠而不辱群居不倚獨立不懼與可之於君可謂得其情而盡其性矣余雖不足以知君願從與可求君之昆弟子孫族屬朋友之象而藏於吾室以為君之別館云

淨因院畫記

余嘗論畫以為人禽宮室器用皆有常形至於山石竹木水波煙雲雖無常形而有常理常形之失人皆知之

常理之不當雖曉畫者有不知故凡可以欺世而取名者必託於無常形者也雖然常形之失止於所失而不能病其全若常理之不當則舉廢之矣以其形之無常是以其理不可不謹也世之工人或能曲盡其形而至於其理非高人逸才不能辨與可之於竹石枯木真可謂得其理者矣如是而生如是而死如是而攣拳瘠蹙如是而條達遂茂根莖節葉牙角脉縷千變萬化未始相襲而各當其處合於天造厭於人意葢達士之所寓

也歟昔歲嘗畫兩叢竹於淨因之方丈其後出守陵陽而西也余與之偕別長老道臻師又畫兩竹梢一枯木於其東齋臻方治四壁於法堂而請於與可與可既許之矣故余并為記之必有明於理而深觀之者然後知余言之不妄

墨妙亭記

熙寧四年十一月高郵孫莘老自廣德移守吳興其明年二月作墨妙亭於府第之北逍遥堂之東取凡境內

自漢以來古文遺刻以實之吳興自東晉為善地號為山水清遠其民足於魚稻蒲蓮之利寡求而不爭賔客非特有事於其地者不至焉故凡守都者率以風流嘯咏投壺飲酒為事自莘老之至而歲適大水上田皆不登湖人大饑將相率亡去莘老大振廩勸分躬自撫循勞來出於至誠富有餘者皆爭出穀以佐官所活至不可勝計當是時朝廷方更化立法使者旁午以為莘老當日夜治文書赴期會不能復雍容自得如故事而莘

老益喜賔客賦詩飲酒為樂又以其餘暇網羅遺逸得前人賦詠數百篇為吳興新集其刻畫尚存而僵仆斷缺於荒陂野草之間者又皆集於此亭是歲十二月余以事至湖周覽歎息而莘老求文為記或以謂余凡有物必歸於盡而恃形以為固者尤不可長雖金石之堅俄而變壞至於功名文章其傳世垂後猶為差久今乃以此託於彼是久存者反求助於速壞此既昔人之惑而莘老又將深簷大屋以錮留之推是意也其無乃幾

於不知命也夫余以為知命者必盡人事然後理足而無憾物之有成必有壞譬如人之有生必有死而國之有興必有亡也雖知其然而君子之養身也凡可以久生而緩死者無不用其治國也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無不為至於不可柰何而後巳此之謂知命是亭之作否無足爭者而其理則不可以不辨故具載其説而列其名物於左云

墨寶堂記

世人之所共嗜者美飲食華衣服好聲色而已有人焉自以為高而笑之彈琴奕棊蓄古法書圖畫客至出而夸觀之自以為至矣則又有笑之者曰古之人所以自表見於後世者以有言語文章也是惡足好而豪傑之士又相與笑之以為士當以功名聞於世若乃施之空言而不見於行事此不得已者之所為也而其所謂功名者自知效一官等而上之至於伊呂稷契之所營劉項湯武之所爭極矣而或者猶未免乎笑曰是區區者

曾何足言而許由辭之以為難仲尼知之以為博由此言之世之相笑豈有既乎士方志於其所欲得雖小物有棄軀忘親而馳之者故有好書而不得其法則拊心嘔血幾死而僅存至於剖冢斲棺而求之是豈有聲色臭味足以移人哉方其樂之也雖其口不能自言而況他人乎人特以已之不好笑人之好則過矣毗陵人張君希元家世好書所蓄古今人遺迹至多盡刻諸石築室而藏之屬余為記余蜀人也蜀之諺曰學書者紙費

學醫者人費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世有好功名者以其未試之學而驟出之於政其費人豈特醫者之比乎今張君以兼人之能而仕不稱其才優游終歲無所役其心智則以書自娛然以余觀之君豈久閒者蓄極而通必將大發之於政君知政之費人也甚於醫則願以余之所言者為鑒

錢塘六井記

潮水避錢塘而東擊西陵所從來遠矣沮洳斥鹵化為

桑麻之區而久乃為城邑聚落凡今州之平陸皆江之故地其水苦惡惟負山鑿井乃得甘泉而所及不廣唐宰相李公長源始作六井引西湖水以足民用其後刺史白公樂天治湖浚井刻石湖上至于今賴之始長源六井其最大者在清湖中為相國井其西為西井少西而北為金牛池又北而西附城為方井為白龜池又北而東至錢塘縣治之南為小方井而金牛之廢久矣嘉祐中太守沈公文通又於六井之南絶河而東至美俗

坊為南井出湧金門並湖而北有水閘三注以石溝貫城而東者南井相國方井之所從出也若西井則相國之派别者也而白龜池小方井皆為匿溝湖底無所用閘此六井之大畧也熙寧五年秋太守陳公述古始至問民之所病皆曰六井不治民不給於水南井溝庳而井高水行地中率常不應公曰嘻甚矣吾在此可使民求水而不得乎乃命僧仲文子珪辦其事仲文子珪又引其徒如正思坦以自助凡出力以佐官者二十餘人

於是發溝易甃完緝鎛漏而相國之水大至坎滿溢流南注于河千艘更載瞬息百斛以方井為近於濁惡而遷之少西不能五步而得其故基父老驚曰此古方井也民李甲遷之於此六十年矣疏涌金池為上中下使澣衣浴馬不及於上池而列二閘於門外其一赴三池而決之河其一納之石檻比竹為五管以出之並河而東絶三橋以入于石溝注于南井水之所從來高則南井常厭水矣凡為水閘四皆垣墻扃鐍以護之明年春

六井畢脩而歳適大旱自江淮至浙右井皆竭民以甖缶貯水相餉如酒醴而錢塘之民肩足所任舟楫所及南出龍山北至長河鹽官海上皆以飲牛馬給沐浴方是時汲者皆誦佛以祝公余以為水者人之所甚急而旱至於井竭非歳之所常有也以其不常有而忽其所甚急此天下之通患也豈獨水哉故詳其語以告後之人使雖至於久遠廢壞而猶有考也

仁宗皇帝御飛白記

問世之治亂必觀其人問人之賢不肖必以世考之孟
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合
抱之木不生於步仞之丘千金之子不出於二家之市
臣嘗逮事仁宗皇帝其愚不足以測知聖德之所至獨
私竊覽觀四十餘年之間左右前後之人其大者固已
光明儁偉深厚雄傑不可窺較而其小者猶能敦朴愷
悌靖恭持重號稱長者當是之時天人和同上下驩心
才智不用而道德有餘功業難名而福禄無窮升遐以

來十有二年若臣若子罔有内外下至深山窮谷老婦稚子外薄四海裔夷君長見當時之人聞當時之事未有不流涕稽首者也此豈獨上之澤歟凡在廷者與有力焉太子少傅安簡王公諱舉正臣不及見其人矣而識其為人其流風遺俗可得而稱者以世考之也熙寧六年冬以事至姑蘇其子誨出慶歷中所賜公端敏字二飛白筆一以示臣且謂臣記之將刻石而傳諸世臣官在太常職在太史於法得書且以為抱烏號之弓不

若藏此筆寶曲阜之履不若傳此書考追蠡以論音聲不若推點畫以究觀其所用之意存昌歜以追嗜好不若因褒貶以想見其所與之人或藏於名山或流於四方凡見此者皆當聳然而作如望旄頭之塵而聽屬車之音相與勉為忠厚而耻為浮薄或由此也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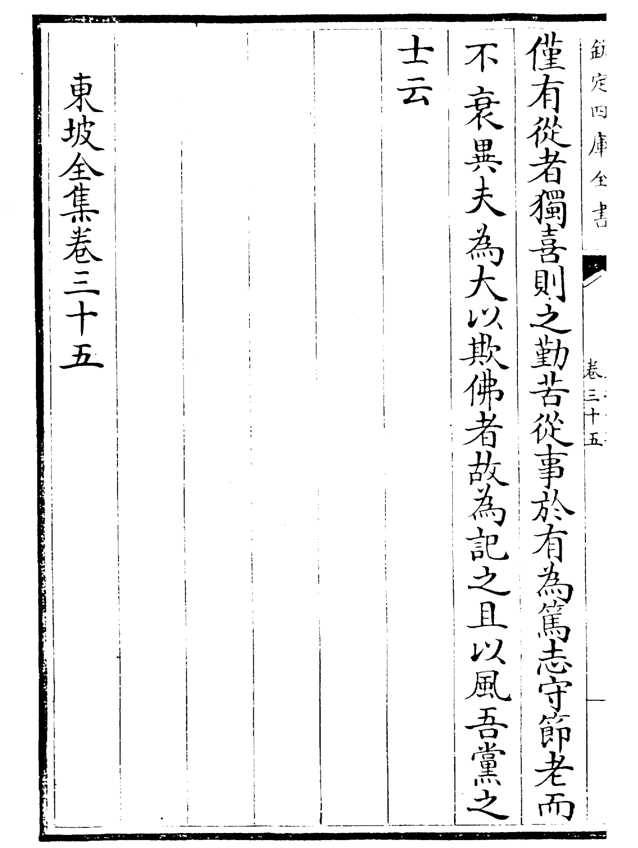
大悲閣記

羊豕以為羞五味以為和秫稻以為酒麴糵以作之天下之所同也其材同其水火之齊均其寒煖燥濕之候

一也而二人為之則美惡不齊豈其所以美者不可以數取歟然古之為方者未嘗遺數也能者即數以得妙不能者循數以得其畧其出一也有能有不能而精粗見焉人見其二也則求精於數外而棄迹以逐妙曰我知酒食之所以美也而畧其分齊捨其度數以為不在是也而一以意造則其不為人之所嘔棄者寡矣今吾學者之病亦然天文地理音樂律歷宮廟服器冠昏喪紀之法春秋之所去取禮之所可刑之所禁歷代之所

以廢興與其人之賢不肖此學者之所宜盡力也曰是皆不足學學其不可載於書而傳於口者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古之學者其所亡與其所能皆可以一二數而日月見也如今世之學其所亡者果何物而所能者果何事歟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由是觀之廢學而徒思者孔子之所禁而今世之所上也豈惟吾學者至於為佛者亦然齋戒持律講誦其書而崇飾塔廟此

佛之所以日夜教人者也而其徒或者以為齋戒持律不如無心講誦其書不如無言崇飾塔廟不如無為其中無心其口無言其身無為則飽食而嬉而已是為大以欺佛者也杭州鹽官安國寺僧居則自九歲出家十年而得惡疾且死自誓於佛願持律終身且造千手眼觀世音像而誦其名千萬遍已而力不給則縮衣節口三十餘年銖積寸累以迄于成其高九仞為大屋四重以居之而求文以為記余嘗以斯言告東南之士矣葢



僅有從者獨喜則之勤苦從事於有為篤志守節老而不衰異夫為大以欺佛者故為記之且以風吾黨之士云

東坡全集卷三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八百六十八 集部

東坡全集卷三十六

宋 蘇軾 撰

記十四首

超然臺記

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瑋麗者也餔糟啜漓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吾安往而不樂夫所為求福而辭禍者以福可喜而禍可悲也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美

惡之辨戰乎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謂求禍而辭福夫求禍而辭福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蓋之矣彼遊於物之内而不遊於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内而觀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挾其高大以臨我則我常眩亂反覆如隙中之觀鬬又烏知勝負之所在是以美惡横生而憂樂出焉可不大哀乎余自錢塘移守膠西釋舟楫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墻之美而庇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觀而行桑麻

之野始至之日歲比不登盜賊滿野獄訟充斥而齋厨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余之不樂也處之期年而貌加豐髮之白者日以反黑余既樂其風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於是治其園圃潔其庭宇伐安丘高密之木以脩補破敗為茍完之計而園之北因城以為臺者舊矣稍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焉南望馬耳常山出没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而其東則盧山秦人盧敖之所從遁也西望穆陵隱然如城郭

師尚父齊桓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俯濰水慨然太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臺高而安深而明夏凉而冬温雨雪之朝風月之夕余未嘗不在客未嘗不從擷園蔬取池魚釀秫酒瀹脫粟而食之曰樂哉遊乎方是時余弟子由適在濟南聞而賦之且名其臺曰超然以見余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葢遊於物之外也

雩泉記

常山在東武郡治之南二十里不甚高大而下臨城中

如在山下雉堞樓觀髣髴可數自城中望之如在城上起居寢食無往而不見山者其神食於斯民固宜也東武濵海多風而溝瀆不留故率常苦旱禱於兹山未嘗不應民以其可信而恃葢有常德者故謂之常山熈寧八年春夏旱軾再禱焉皆應如響乃新其廟廟門之西南十五步有泉汪洋折旋如車輪清凉滑甘冬夏若一餘流溢去達于山下兹山之所以能常其德出雲為雨以信於斯民者意其在此而號稱不立除治不嚴農民

易之乃琢石為井其深七尺廣三之二作亭於其上而名之曰雩泉古者謂吁嗟而求雨曰雩今民吁嗟其所不獲而呻吟其所疾痛亦多矣吏有能聞而哀之荅其所求如常山雩泉之可信而恃者乎軾以是愧於神乃作吁嗟之詩以遺東武之民使歌以祀神而勉吏云吁嗟常山東武之望匪石巖巖惟德之常吁嗟雩泉惟山之滋維水作聰我民所噫我歌雲漢于泉之側誰其尸之涌溢赴節堂堂在位有號不聞我愧于中何以籲神

神尸其昧我職其著各率爾職神不汝棄酌山之泉言
採其蔬跪以薦神神其吐之

醉白堂記

故魏國忠獻韓公作堂於私第之池上名之曰醉白取
樂天池上之詩以為醉白堂之歌意若有羡於樂天而
不及者天下之士聞而疑之以為公既已無愧於伊周
矣而猶有羡於樂天何哉軾聞而笑曰公豈獨有羡於
樂天而已乎方且願為尋常無聞之人而不可得者天

之生是人也將使任天下之重則寒者求衣饑者求食凡不獲者求得茍有以與之將不勝其求是以終身處乎憂患之域而行乎利害之塗豈其所欲哉夫忠獻公既已相三帝安天下矣浩然將歸老於家而天下共挽而留之莫釋也當是時其有羡於樂天無足怪者然以樂天之平生而求之於公較其所得之厚薄淺深孰有孰無則後世之論有不可欺者矣文致太平武定亂畧謀安宗廟而不自以為功急賢才輕爵禄而士不知其

恩殺伐果敢而六軍安之四夷八蠻想聞其風采而天下以其身為安危此公之所有而樂天之所無也乞身於强健之時退居十有五年日與其朋友賦詩飲酒盡山水園池之樂府有餘帛廩有餘粟而家有聲伎之奉此樂天之所有而公之所無也忠言嘉謀效於當時而文采表於後世死生窮達不易其操而道德高於古人此公與樂天之所同也公既不以其所有自多亦不以其所無自少將推其同者而自託焉方其寓形於一醉

也齊得喪忘禍福混貴賤等賢愚同乎萬物而與造物者遊非獨自比於樂天而已古之君子其處已也厚其取名也廉是以實浮於名而世誦其美不厭以孔子之聖而自比於老彭自同於丘明自以為不如顔淵後之君子實則不至而皆有耻心焉臧武仲自以為聖白圭自以為禹司馬長卿自以為相如揚雄自以為孟軻崔浩自以為子房然世終莫之許也由此觀之忠獻公之賢於人也遠矣昔公嘗告其子忠彦將求文於軾以為

記而未果既葬忠彦以告軾以為義不得辭也乃泣而書之

蓋公堂記

始吾居鄉有病寒而欬者問諸醫醫以為蠱不治且殺人取其百金而治之飲以蠱藥攻伐其腎腸燒灼其體膚禁切其飲食之美者期月而百疾作内熱惡寒而欬不已纍然真蠱者也又求於醫醫以為熱授之以寒藥旦朝吐之暮夜下之於是始不能食懼而反之則鍾乳

烏喙雜然並進而瘰疽癰疥眩瞀之狀無所不至三易醫而疾愈甚里老父教之曰是醫之辠藥之過也子何疾之有人之生也以氣為主食為輔今子終日藥不釋口臭味亂于外而百毒戰于内勞其主隔其輔是以病也子退而休之謝醫却藥而進所嗜氣完而食美矣則夫藥之良者可以一飲而效從之期月而病良已昔之為國者亦然吾觀夫秦自孝公以來至于始皇立法更制以鐫磨鍛錬其民可謂極矣蕭何曹參親見其斲喪

之禍而收其民於百戰之餘知其厭苦憔悴無聊而不可與有為也是以一切與之休息而天下安始參為齊相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葢公善治黄老言使人請之葢公為言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以舍葢公用其言而齊大治其後以其所以治齊者治天下天下至今稱賢焉吾為膠西守知公之為邦人也求其墳墓子孫而不可得慨然懷

之師其言想見其為人庶幾復見如公者治新寢於黄堂之北易其弊陋達其壅蔽重門洞開盡城之南北相望如引繩名之曰葢公堂時從賔客僚吏遊息其間而不敢居以待如公者焉夫曹參為漢宗臣而葢公為之師可謂盛矣而史不記其所終豈非古之至人得道而不死者歟膠西東並海南放于九仙北屬之牢山其中多隱君子可聞而不可見可見而不可致安知葢公不往來其間乎吾何足以見之

李氏山房藏書記

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悅於人之耳目而不適於用金石草木絲麻五穀六材有適於用而用之則弊取之則竭悅於人之耳目而適於用用之而不弊取之而不竭賢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之所見各隨其分才分不同而求無不獲者惟書乎自孔子聖人其學必始於觀書當是時惟周之柱下史聃為多書韓宣子適魯然後見易象與魯春秋季札聘於上國然後得聞詩之風

雅頌而楚獨有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士之生於是時得見六經者葢無幾其學可謂難矣而皆習於禮樂深於道德非後世君子所及自秦漢以來作者益衆紙與字畫日趨於簡便而書益多世莫不有然學者益以苟簡何哉余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蓰

於昔人而後生科舉之士皆束書不觀遊談無根此又何也余友李公擇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峯下白石庵之僧舍公擇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為李氏山房藏書凡九千餘卷公擇既已涉其流探其源採剝其華實而咀嚼其膏味以為已有發於文詞見於行事以聞名於當世矣而書固自如也未嘗少損將以遺來者供其無窮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當得是以不藏於家而藏於其所故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余既衰

且病無所用於世惟得數年之間盡讀其所未見之書而廬山固所願遊而不得者葢將老焉盡發公擇之藏拾其餘棄以自補庶有益乎而公擇求余文以為記乃為一言使來者知昔之君子見書之難而今之學者有書而不讀為可惜也

寶繪堂記

君子可以寓意於物而不可以留意於物寓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為樂雖尤物不足以為病留意於物雖微物

足以為病雖尤物不足以為樂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然聖人未嘗廢此四者亦聊以寓意焉耳劉備之雄才也而好結髦嵇康之達也而好鍜鍊阮孚之放也而好蠟屐此豈有聲色臭味也哉而樂之終身不厭凡物之可喜足以悦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若書與畫然至其留意而不釋則其禍有不可勝言者鍾繇至以此嘔血發塚宋孝武王僧虔至以此相忌桓玄之走舸王涯之

複壁皆以兒戲害其國凶其身此留意之禍也始吾少時嘗好此二者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既而自笑曰吾薄富貴而厚於書輕死生而重畫豈不顛倒錯繆失其本心也哉自是不復好見可喜者雖時復蓄之然為人取去亦不復惜也譬之煙雲之過眼百鳥之感耳豈不欣然接之去而不復念也於是乎二物者常為吾樂而不能為吾病駙馬都尉王君晉卿雖在戚里而其被服禮義學問詩書常與寒士

角平居攘去膏粱屏遠聲色而從事於書畫作寶繪堂於私第之東以蓄其所有而求文以為記恐其不幸而類吾少時之所好故以是告之庶幾全其樂而遠其病也熈寧十年七月二十二日記

眉山遠景樓記

吾州之俗有近古者三其士大夫貴經術而重氏族其民尊吏而畏法其農夫合耦以相助葢有三代漢唐之遺風而他郡之所莫及也始朝廷以聲律取士而天聖

以前學者猶襲五代文弊獨吾州之士通經學古以西漢文詞為宗師方是時四方指以為迂闊至於郡縣胥吏皆挾經載筆應對進退有足觀者而大家顯人以門族相上推次甲乙皆有定品謂之江鄉非此族也雖貴且富不通婚姻其民事太守縣令如古君臣既去輒畫像事之而其賢者則記録其行事以為口實至四五十年不忘富商小民常儲善物而别異之以待官吏之求家藏律令往往通念而不以為非雖薄刑小罪終身有

不敢犯者歲二月農事始作四月初吉穀稚而草壯耘者畢出數十百人為曹立表下漏鳴鼓以致衆擇其徒為衆所畏信者二人一人掌鼓一人掌漏進退作止惟二人之聽鼓之而不至至而不力皆有罰量田計功終事而會之田多而丁少則出錢以償衆七月既望穀艾而草衰則仆鼓決漏取罰金與償衆之錢買羊豕酒醴以祀田祖作樂飲食醉飽而去歲以為常其風俗葢如此故其民皆聰明才智務本而力作易治而難服守令

始至視其言語動作輒了其為人其明且能者不復以事試終日寂然茍不以其道則陳義秉法以譏切之故不知者以為難治今太守黎侯希聲軾先君子之友人也簡而文剛而仁明而不苛衆以為易事既滿將代不忍其去相率而留之上不奪其請既留三年民益信遂以無事因守居之北墉而增築之作遠景樓日與賔客僚吏游處其上軾方為徐州吾州之人以書相往來未嘗不道黎侯之善而求文以為記嗟夫軾之去鄉久矣

所謂遠景樓者雖想見其處而不能道其詳矣然州人之所以樂斯樓之成而欲記焉者豈非上有易事之長而下有易治之俗也哉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乗之今亡已夫是二者於道未有大損益也然且録之今吾州近古之俗獨能累世而不遷葢耆老昔人豈弟之澤而賢守令撫循教誨不倦之力也可不録乎若夫登臨覽觀之樂山川風物之美軾將歸老於故丘布衣幅巾從邦君於其上酒酣樂作援筆而賦之

以頌黎侯之遺愛尚未晚也元豐元年七月十五日記

滕縣公堂記

君子之仕也以其才易天下之養也才有大小故養有厚薄苟有益於人雖厲民以自養不為泰是故飲食必豐車服必安宮室必壯使令之人必給則人輕去其家而重去其國如使衣食菲惡不如吾私宮室弊陋不如吾廬使令之人朴野不足不如吾僮奴雖君子安之無不可者然人之情所以去父母捐墳墓而遠游者豈厭

安逸而思勞苦也哉至於宫室葢有所從受而傳之無窮非獨以自養也今日不治後日之費必倍而比年以來所在務為儉陋尤諱土木營造之功欹仄腐壞轉以相付不敢擅易一椽此何義也滕古邑也在宋魯之間號為難治庭宇陋甚莫有葺者非惟不敢亦不暇自天聖元年縣令太常博士張君太素實始改作凡五十有二年而贊善大夫范君純粹自公府掾謫為令復一新之公堂吏舍凡百一十有六間高明碩大稱子男邦君

之居而寢室未治范君非嫌於奉已也曰吾力有所未暇而已昔毛孝先崔季珪用事士皆變易車服以求名而徐公不改其常故天下以為泰其後世俗日以奢靡而徐公固自若也故天下以為嗇君子之度一也時自二耳元豐元年七月二十二日尚書祠部員外郎直史館權知徐州軍事蘇軾記

莊子祠堂記

莊子蒙人也嘗為蒙漆園吏没千餘歲而蒙未有祀之

者縣令秘書丞王兢始作祠堂求文以為記謹按史記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闚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蹠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此知莊子之粗者余以為莊子蓋助孔子者要不可以為法耳楚公子微服出亡而門者難之其僕操箠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事固有倒行而逆施者以僕為不愛公子則不可以為事公子之法亦不可故莊子之言皆實

予而文不予陽擠而陰助之其正言葢無幾至於詆呰孔子未嘗不微見其意其論天下道術自墨翟禽滑釐彭蒙慎到田駢關尹老聃之徒以至於其身皆以為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矣然余嘗疑盜蹠漁父則若真詆孔子者至於讓王說劒皆淺陋不入於道反復觀之得其寓言之意終曰陽子居西遊於秦遇老子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太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蹵然變容其往也舍者將迎其家公執席妻執

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去其讓王說劒漁父盜跖四篇以合於列禦寇之篇曰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曰吾驚焉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餽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昧者勦之以入其言余不可以不辨凡分章名篇皆出於世俗非莊子本意元豐元年十一月十九日記

放鶴亭記

熙寧十年秋彭城大水雲龍山人張君之草堂水及其

半扉明年春水落遷於故居之東東山之麓升髙而望得異境焉作亭於其上彭城之山岡嶺四合隱然如大環獨缺其西十二而山人之亭適當其缺春夏之交草木際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風雨晦明之間俯仰百變山人有二鶴甚馴而善飛旦則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縱其所如或立於陂田或翔於雲表莫則傃東山而歸故名之曰放鶴亭郡守蘇軾時從賔客僚吏往見山人飲酒於斯亭而樂之挹山人而告之曰子知隱居之樂乎

雖南面之君未可與易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詩
曰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葢其為物清遠閒放超然于
塵垢之外故易詩人以比賢人君子隱德之士狎而玩
之宜若有益而無損者然衛懿公好鶴則亡其國周公
作酒誥衛武公作抑戒以為荒惑敗亂無若酒者而劉
伶阮籍之徒以此全其真而名後世嗟夫南面之君雖
清遠閒放如鶴者猶不得好好之則亡其國而山林遁
世之士雖荒惑敗亂如酒者猶不能為害而況於鶴乎

由此觀之其為樂未可以同日而語也山人忻然而笑曰有是哉乃作放鶴招鶴之歌曰

鶴飛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覽兮擇所適翻然斂翼婉將集兮忽何所見矯然而復擊獨終日於澗谷之間兮啄蒼苔而履白石鶴歸來兮東山之陰其下有人兮黃冠草履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餘以汝飽歸來歸來兮西山不可以久留元豐元年十一月初八日記

思堂記

建安章質夫築室於公堂之西名之曰思曰吾將朝夕於是凡吾之所為必思而後行子為我記之嗟夫余天下之無思慮者也遇事則發不暇思也未發而思之則未至已發而思之則無及以此終身不知所思言發於心而衝余口吐之則逆人茹之則逆余以為寧逆人也故卒吐之君子之於善也如好好色其於不善也如惡惡臭豈復臨事而後思計議其美惡而避就之哉是故臨義而思利則義必不果臨戰而思生則戰必不力若

夫窮達得喪死生禍福則吾有命矣少時遇隱者曰孺子近道少思寡欲曰思與欲若是均乎曰甚於欲庭有二盎以畜水隱者指之曰是有蟻漏是日取一升而棄之孰先竭曰必蟻漏者思慮之賊人也微而無間隱者之言有會於余心余行之且夫不思之樂不可名也虛而明一而通安而不懈不處而靜不飲酒而醉不閉目而睡將以是記思堂不亦繆乎雖然言各有當也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以質夫之賢其所謂

思者豈世俗之營營於思慮者乎易曰無思也無為也我願學焉詩曰思無邪質夫以之元豐元年正月二十四日記

游桓山記

元豐二年正月巳亥晦春服既成從二三子游於泗之上登桓山入石室使道士戴日祥鼓雷氏之琴操履霜之遺音曰噫嘻悲夫此宋司馬桓魋之墓也或曰鼓琴於墓禮歟曰禮也季武子之喪曾點倚其門而歌仲尼

日月也而雕以為可得而害也且死為石椁三年不成古之愚人也余將弔其藏而其骨毛爪齒既已化為飛塵蕩為冷風矣而況於椁乎況於從死之臣妾飯含之貝玉乎使雕而無知也余雖鼓琴而歌可也使雕而有知也聞余鼓琴而歌知哀樂之不可常物化之無日也其愚豈不少瘳乎二三子喟然而歎乃歌曰桓山之上維石嵯峨兮司馬之惡與石不磨兮桓山之下維水瀰瀰兮司馬之藏與水皆逝兮歌闋而去從游者八人畢

仲孫舒煥寇昌朝王適王適王肆軾之子邁煥之子彦舉

靈壁張氏園亭記

道京師而東水浮濁流陸走黄塵陂田蒼莽行者勸厭凡八百里始得靈壁張氏之園於汴之陽其外脩竹森然以高喬木翁然以深其中因汴之餘浸以為陂池取山之怪石以為巖阜蒲葦蓮芡有江湖之思椅桐檜栢有山林之氣竒花美草有京洛之態華堂厦屋有吳蜀

之巧其深可以隱其富可以養果蔬可以飽隣里魚鼈筍茹可以餽四方之賔客余自彭城移守吳興由宋登舟三宿而至其下肩輿叩門見張氏之子碩碩求余文以記之維張氏世有顯人自其伯父殿中君與其先人通判府君始家靈壁而為此園作蘭皐之亭以養其親其後出仕於朝名聞一時推其餘力日增治之於今五十餘年矣其木皆十圍岸谷隱然凡園之百物無一不可人意者信其用力之多且久也古之君子不必仕不

必不仕必仕則忘其身必不仕則忘其君譬之飲食適於饑飽而已然士罕能蹈其義赴其節處者安於故而難出出者狃於利而忘返於是有違親絶俗之譏懷禄苟安之弊今張氏之先君所以為其子孫之計慮者遠且周是故築室藝園於汴泗之間舟車冠蓋之衝凡朝夕之奉燕遊之樂不求而足使其子孫開門而出仕則跬步市朝之上閉門而歸隱則俯仰山林之下於以養生治性行義求志無適而不可故其子孫仕者皆有循

吏良能之稱處者皆有節士廉退之行葢其先君子之澤也余為彭城二年樂其土風將去不忍而彭城之父老亦莫余厭也將買田於泗水之上而老焉南望靈壁雞犬之聲相聞幅巾杖屨歲時往來於張氏之園以與其子孫遊將必有日矣元豐二年三月二十七日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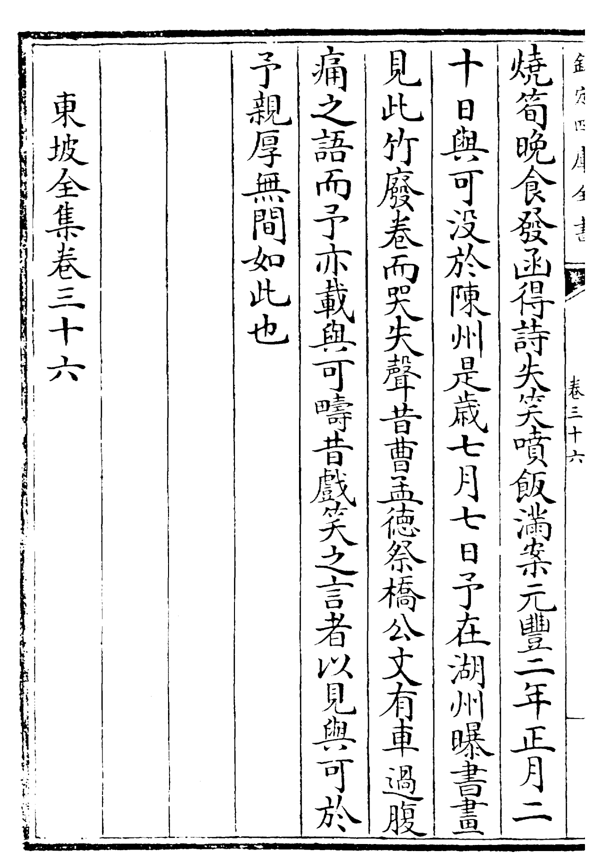
文與可畫篔簹谷偃竹記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自蜩腹蛇蚹以至于劍拔十尋者生而有之也今畫者乃節節而為之葉

葉而累之豈復有竹乎故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兎起鶻落少縱則逝矣與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也而心識其所以然夫既心識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內外不一心手不相應不學之過也故凡有見於中而操之不熟者平居自視了然而臨事忽焉喪之豈獨竹乎子由為墨竹賦以遺與可曰庖丁解牛者也而養生者取之輪扁斲輪者也而讀書者與之今夫夫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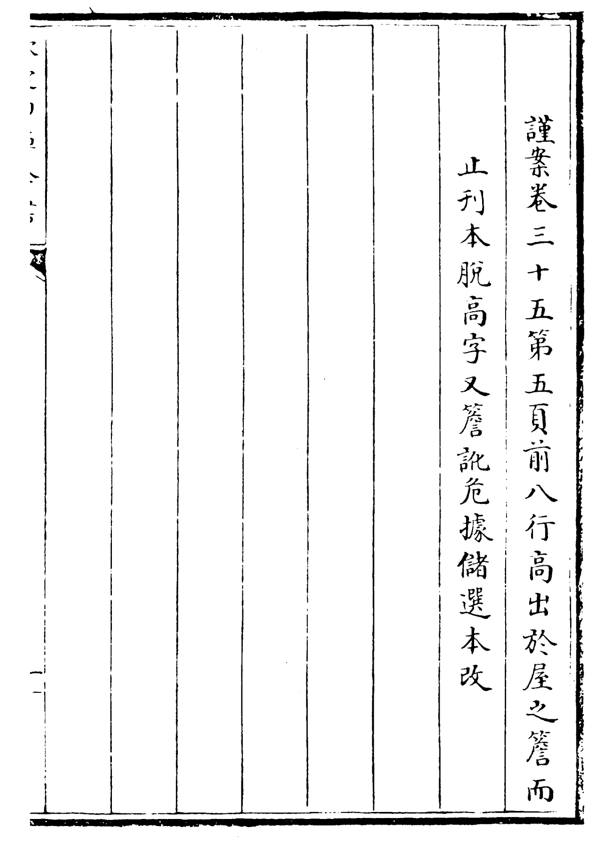
之託於斯竹也而予以為有道者則非耶子由未嘗畫
也故得其意而已若予者豈獨得其意并得其法與可
畫竹初不自貴重四方之人持縑素而請者足相躡於
其門與可厭之投諸地而罵曰吾將以為韈士大夫傳
之以為口實及與可自洋州還而余為徐州與可以書
遺余曰近語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
韈材當萃於子矣書尾復寫一詩其略曰擬將一段鵞
谿絹掃取寒梢萬尺長予謂與可竹長萬尺當用絹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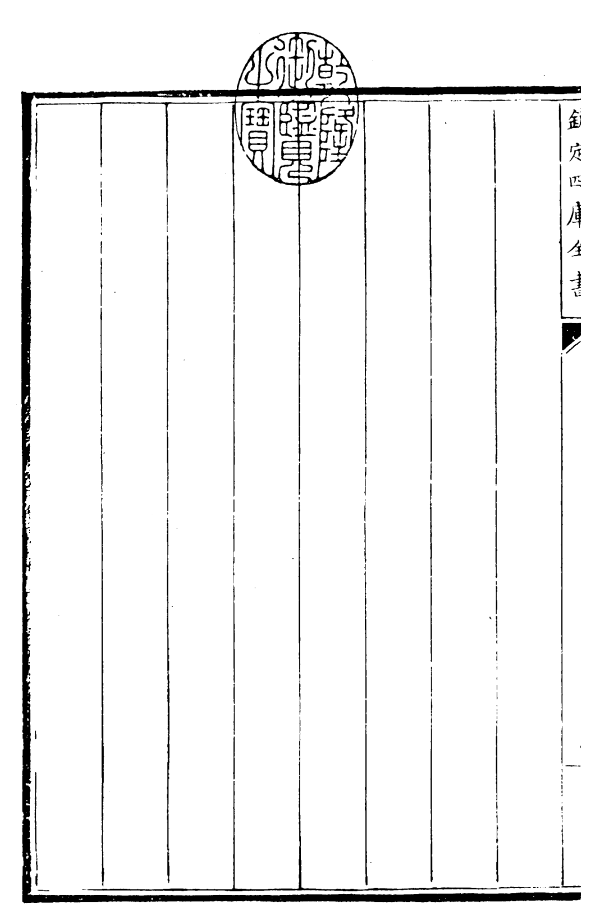
百五十匹知公倦於筆硯願得此絹而已與可無以荅則曰吾言妄矣世豈有萬尺竹哉余因而實之荅其詩曰世間亦有千尋竹月落庭空影許長與可笑曰蘇子辯則辯矣然二百五十匹吾將買田而歸老焉因以所畫篔簹谷偃竹遺予曰此竹數尺耳而有萬尺之勢篔簹谷在洋州與可嘗令予作洋州三十詠篔簹谷其一也予詩云漢川修竹賤如蓬斤斧何曾赦籜龍料得清貧饞太守渭濱千畝在胸中與可是日與其妻游谷中



燒筍晚食發函得詩失笑噴飯滿案元豐二年正月二十日與可没於陳州是歲七月七日予在湖州曝書畫見此竹廢卷而哭失聲昔曹孟德祭橋公文有車過腹痛之語而予亦載與可疇昔戲笑之言者以見與可於予親厚無間如此也

東坡全集卷三十六


謹案卷三十五第五頁前八行高出於屋之簷而
止刊本脫高字又簷訛危據儲選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文樞
謄録監生臣呂燕昭